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十二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六

天子之孝

體臣工

臣按經言父子之道有君臣之義儀禮言父子一體父首子足君臣之分喻于冠履君臣亦手足也父之有衆子如四體之相輔君之有羣臣亦猶四體之相附也書言元首股肱又言股肱耳目斯一

體四體之証矣臣以父事其君君以子視其臣欣戚憂樂靡不相關故曰元首股肱為一體述體臣

工

易大有卦名六五厥孚交如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程頤傳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

臣按朱熹本義言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蓋

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所以為交孚也中庸所謂士之報禮重孟子所謂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者蓋如此而經所謂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亦即此交孚感應之理也

晉卦名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臣按康侯與寧侯相似胡炳文以為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蓋建侯本以寧民今此康侯述職而來

著有撫循百姓之功則車馬之賜享勞之勤尤當寵異于衆中而顯加恩遇者也蓋惟坤順之臣文明之主相得益彰乃能有此若晉文公之受車輅弓矢出入三覲猶未足以當之也後世强藩悍帥不奉朝謁而猶待之以姑息恩命濫膺與朝貢之臣禮數缺然者皆未得于康侯錫馬之義也

夬卦名象傳曰澤上于天夬決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止也則忌

臣按居乃居積之居與夬義相反以祿者臣下之所應有而人君居之以示德若居貨然一則如項籍之印刓弊而不予出納之吝一則如漢高踞洗見英布先使之大失所望而供帳飲食之盛又使之大喜過望以術智御才傑之士皆非先王忠信重祿之意故君子忌之而弗以也

中孚卦名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縻同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胡炳文曰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與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在九二則曰靡在九五則曰攣皆固結而不可解之象

臣按人主惟其有攣如之孚而賢者為好爵所縻茍無此孚信而但以爵禄奔走天下之士賢者所不顧也

書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蔡沈傳曰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詩言豈弟君子干祿不回蓋正人而富則斯民被豈弟之澤故君子之福即斯民之福也小人

雖富而乾沒不止與之以祿是厚其毒也豈以惟
皇作極而威福濫用者哉蓋聖人制行不以已中
人之性固可使為善可使為不善也厚其祿養謀
其身家所謂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養廉有資室謫
不至自非貪冒嗜利之人必不至更以賄敗也若
既已陷于不義則必至于無好德之心如是而更
欲責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其人方自以行檢既
踰後效無補其何能報我以善哉惟其在一人之

身而可慮如此是人之有能有為者必當有以愛惜保全之于始不可以徒用之而不為之所也

詩邶風北門篇名其一章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無財且貧無財可以自給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可以為禮哉

二章曰王事適我政事一皆也埤厚也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三章曰王事敦猶投擲也我政事一埤加也遺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摧我摧折沮抑之甚于謫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謝枋得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歳治安根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窶且貧禄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劇使室人不能忍饑寒而交徧讁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

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臣按北門之詩箋以為衛之君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困苦不得志故刺之也窶陋則無才為禮困苦則無資充用窶且貧祿之薄可知也有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而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于彼而以益于我是又使之事君子之事而食小人之食也夫簡兮之賢者官卑祿薄而有輕世肆志之心焉其人豈不窶貧哉無王事之適政

事之埤以為之憂也投之以事則當知其艱無以
代耕而但欲責其力所遭如此而終無去志雖其
室人亦不之知詩人愛君之心綣綣無已怨而不
怒歸之于天倘亦使衞之君聞之而惻然有動于
中乎
小雅鹿鳴篇名其一章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小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

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臣按傳鹿得苹則鳴而相呼誠懇發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示箋作寘言置之周之列位也蓋君人者非善不用惟賢是與既得此好德之人而但承之以筐奉之以筐篚弗與共天位則私恵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四牡篇名其三章曰翩翩者鵻鳥名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所安之處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四章曰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五章曰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懐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告也

謝枋得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深探人情眞切而言之也又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葢設言欲使人忠孝兩全也

范祖禹曰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其親而不愛其君也

輔廣曰既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又言其以是情而告于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而君上探其情而為之言者詳于私恩而畧于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臣按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陟岵之憂鴇羽之嗟北山之怨出于人子之所自言則上下

之情睽隔而為變風變雅出于君上所代為之言則能體悉人之情而為勞使臣之正小雅故孔氏以為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又經曰母取其愛再言將母所以曲盡人之情然茍非能自盡其愛親之心則何能推已及人而言之忠厚悱惻如此耶

蓼蕭篇名其一章曰蓼彼蕭蒿也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輔廣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畱隱相與燕飲笑語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其聲譽與和樂也茍上之于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于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何能保有其安樂于長久乎

臣按蓼蕭之燕笑譽處爲晉之時有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之象也自罷侯置守而方岳郡縣皆古之諸侯則四海九州之內凡為守土莅民者皆天子之羣臣也皆當以吾不敢惡于人之義而示之以恩愛慈惠者也

大雅假樂篇名其四章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鄭康成注曰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臣按假樂之詩公尸所以答鳧鷖者謂諸臣為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為朋友也成王愛親之心形于祭祀既燕其父兄而及其諸臣君愛其臣臣愛其君始之以稱願終之以勸勉有元首股肱明良相得氣象呂祖謙曰蓋臯陶賡歌之意也

儀禮燕禮第六

賈公彥釋曰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

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臣按此四等之燕若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及異國之聘賓亦後世所時有惟君臣無事相與講明德義以禮樂燕飲最為難得蓋法酒之置鮮能歡洽狎客之讌惡其沉湎惟明皇之御花萼樓邀寗歸騎太宗于後苑賞花鈎魚唐宋二史傳為盛事臣以燕禮考之樂備三終可以出矣而必極之于無筭樂酒已四旅可以出矣而必極之于無筭爵賓

卿大夫既成禮矣士亦受觶矣而必均其惠于小

臣之與者或因以習射也而繼之以燭或者不徒

歌也而命之以舞而自始至終正之以禮先王之

道所由必盡其孚信不止無惡于人而又咸以得

其懽心者也唐宋之君臣雖不能因是以講明德

義合于古者行禮之義而適當無事成其泰交蓋

亦未易得此者也

中庸第二十章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臣按羣臣之稱自卿大夫而下逮於士者也古者官人無異途故内則六官之屬有司職事之賤者外則閭胥比長皆以士為之其育于成均者則野處而不匿其秀民之能為士者也古者四十曰强而仕然而有士冠禮則雖弱冠之時未受爵命而其德行道藝舉于鄉老者固已入使治之出使長之也以後世言之有司執事之賤者與夫閭胥比長方且兒童畜之奴隸使之捶楚辱之而先王之

世則致其忠厚推其誠信不啻股肱心膂視之也夫然後廉耻之道興詭薄之風息雖微且末皆必感激奮厲欲及時而進德修業也此其所謂報禮重者也然而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何也夫出于學校之中既以賢能獻之而任之也僅以為有司職事閭胥比長疑于賤之也而先王期待之意蓋無窮焉士亦知自貴也游說之士立談而取卿相出其珠玉錦繡疑于貴之也而世主蓋以是市之

士愈以賤也夫士知自貴則德日進業日修惟其所使而無不可其為報也孰重焉士愈以賤而詐偽反覆惟利之求亦有感于私恩而以身許人者彼哉其所為報也

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

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臣按頒祿之制王制孟子所載不同先儒所不欲苟為之觧而闕之者也然其意義有可得而合者視農夫而制祿足以代耕之説也然而古之食于官者葢多于今五家為比而比長以下士為之則

是五家之中常有一家不耕而食者矣而府史胥徒不在此數不知何以能給也且今之縣令即古之諸侯以一縣計之官俸役食遠不逮于古侯伯子男之國君卿大夫士之禄也古之諸侯亦入為王卿士而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視侯伯子男而皆取足于王畿之内今也四海之富天子奄有之而制禄之法不知其何所視以為差等也以今之九品之吏比于古之上農夫則彼之食九人也當

令田四十畝有竒之入非遇水旱之災則裕而今之制祿也蓋不給矣以九品之吏視古王朝之入亦足比數于中下士以意計之元士視子男則中士下士亦得視于附庸之國者而今之九品之吏祿不足以代其耕則是古今之制厚薄之不同相去不知其幾也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

俸十五

臣按大官祿薄則北門之窶貧而失志無他者蓋有之矣小吏起自細微鮮雖窮不變之節既勤之以事又薄其祿茍非取之于百姓彼固無以為生也漢宣少長民閒知其疾苦及其即位勤于吏治揆諸先王忠信重祿之意未嘗不大小一體然百石以下之吏于民彌親仰給于祿尤急固當深念者也又按文獻通考云應劭漢書曰張敞蕭望之

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

章帝時賈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此子無人事于外

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謂不廣交通也

臣按章帝之于賈逵既念其母之疾又以其不交

通人事為之加賜其謂馬防數語忠厚隱惻雖將母來諗之詩不是過矣此亦長者之效乎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帝蓋知之然則當時諸臣固皆祿不足以養廉而藉人事以免首陽之困乎加賜一貫逵何如益俸十五之施溥也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臣按養親施惠養口體之孝也奉公忘私養志之孝也故重祿真可以廣孝

北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以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受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

吏魏主乃為之罷新法

臣按先王之世以道相友以禮相接故孟子之于儲子季任皆以幣交而古者大夫出疆反必有獻而鹿鳴之燕嘉賓則必將之以筐篚故士以職事相親而後有士相見之禮古之人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故既聘而反其圭璋然而用幣有數著之于經君臣朋友之間休戚之相通問遺之交至人情之所不能已聖人因為之節文也羊酒之受

豈得為暮夜之金乎君子以禮義自處雖布幣充庭可以取可以無取亦必有道矣如其小人之好貨財也交以道接以禮則却而暮夜之金則受其巧詐不可勝窮也且糾告之端開而姦貪幾倖告尚書即為尚書則貴臣重足而立而觴酒豆肉或因之以死罪或以之而得官異乎先王之世和衷親遜之風矣況又不給其祿勤而無報乎欲以興廉起讓難矣

孝文帝太和八年秋詔班祿以十月為始每季一請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為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猶以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絶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寛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

六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禄文明太后

名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

其子今給禄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

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

從閭議

臣按厚頒禄之制而嚴受財之律于以飭吏治者

誠得矣蓋養廉之義正所以懲貪豈得以一人之

貪而反廢頒禄之典也高閭之議君子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嘗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

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于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臣按人主而欲以陽怒試羣臣先為不信于其臣人臣事君而存形迹先為不信于其君太宗耻于試佞人之策而以宜存形跡讓徵宜其悔也夫息

壞在彼甘茂之以術要君謗書盈篋文侯之以術馭臣君臣之間去智計而存忠信斯為難也若太宗之于徵也于泰交志同之象庶幾焉

十年魏徵上書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

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

十四年魏徵上疏曰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君以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内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

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

臣按夫子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又言事君盡禮君臣相與之際禮與忠相須使臣亦可言忠事君亦可言禮元首股肱自然一體并不假推心置腹也記言事君者量

而後入則夫聖賢之為道德豪傑之為功名其所以然者不同而知無不為惟力是視未嘗不同也懐情不盡誰則使然開誠待人豁達大度宜為君者也若疑端一啓則前後左右舉無可信之人矣信之至不間于踈逖小臣疑之終必及于貴戚故舊塗豕鬼車之惑用舍納牖之誠不難變易于俄頃也以太宗之賢而徵屢以為戒以貞觀之盛而恐其無克終之美徵之責難于君與太宗之能受

盡言其君臣契合要皆為不可及也

臣又按明臣湛若水疏曰聖學之大莫過于求仁仁者以人物為一體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曰近取諸身今夫人之一身主之惟心思調之惟元氣運之惟股肱耳目通之喘息呼吸惟喉舌發之惟百體髮膚故心思不寧則狂元氣不調則病股肱耳目不運用則痿痺眩惑喉舌不通則呼吸不來飲食不進百體髮膚不潤則不仁是之謂解體

五者有一焉扁鵲之所望而走者也故夫人君者猶身之有心也三公論道燮理陰陽猶身之元氣也九卿百執事猶身之股肱耳目也科道言官猶身之喉舌也天下兆姓猶身之百體髮膚也今夫人之于身也兼所愛也兼所養也至于公卿庶官萬民相待一體而有弗愛弗養焉是之謂自解其體夫哀莫大于解體也蓋末之思耳矣故夫人君者以身體羣物慎所以愛養之伏惟陛下天錫睿

智宜視三公九卿百職科道萬民如一身反身而求之知吾身之心思不可以一時不宰也則必思所以正其心以主羣動不宜或有放失也知吾身之有元氣不可以一時不調也則于内閣大臣必思所以時名問論誠意交孚不宜如是疎濶也知吾身之股肱耳目不可以一時不運用也則于九卿百職事必思所以體悉禮遇推心委任不宜如是外遠也知吾身之喉舌不可以一時不通也則

于科道必思所以納其言從其諫不宜或有沮塞也知吾身之百體髮膚不可以一或不仁也則必以天下窮民如疾痛在身思所以惠育之不宜如是蠲貸不一也臣是以進一體之說伏乞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兼愛養之道懲扁鵲之走立大公以普天下宮中府中視為一體疾痛痾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為至仁之君與神堯準若水之論可謂篤矣蓋記言民以君為心君以民

為體易之卦體凡二五正應為吉他有以間之則吝而艮卦全取象于人身艮以背為止其所背即心之繫屬者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者人身榮衛流通則泰上痞下結則病矣限分上下夤列左右乃至判隔而不得屈伸而其心之危厲薰灼為何如也夫四肢百骸之聽命于心心之能役使四肢百骸乃不期然而然之理相喻于甚微相感者至捷如令人之言信手信步信之云者不疑

其所為也天下之善疑者必不自疑其股肱耳目故能相為用而不相離然則人主之能宰制萬物役使羣動惟其以之為一體故也朱熹之釋文言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胡安國春秋傳體元者人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蓋書言尹躬曁湯咸有一德一德者元也仁也羣臣百姓皆一元之所亭育所以謂之萬物為一體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元氣之不相

灌輸可以知心體之喻最為親切矣人君者不愛其羣臣百姓猶心之不愛其股肱耳目矣體仁之君子殆不其然或坐而論道或起而行之皆吾之股肱之所持行吾之耳目之所視聽也心之所之股肱耳目不期而至股肱耳目之不便心亦勿問而知相愛之至也為臣子者惟知君父有公事而為君父者必恤臣子之私情居處之與行役未嘗不均其勞文事之與武備未嘗偏廢其一機宜未

嘗不密而諮詢未嘗不周如此乎其休戚與共而

甘苦與同也安有股肱耳目而不惟其所使者哉

然則夫子曰取人以身正謂能仁其身即所以體

羣臣也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

進之者悉名致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

為遠州刺史劉禹錫得播州中丞裴度以禹錫母老為

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

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
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
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臣按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大哉王言真可以愧
天下之為臣子者矣然帝終念禹錫母老徙之近
地他日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
以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崔羣言陛下幸憐其老
宜即遣使諭旨若須赦出無及矣于是免死又敬

宗時鄠令崔發以敺五坊人繫臺獄諫官交章論救不聽李逢吉從容言于上曰發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于家且慰勞其母此皆可謂能推親親之恩者也以此教孝作忠交得之矣

宋仁宗天聖七年詔罷天下職田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

范仲淹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畧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于多士俾無蠹于生民無厭之徒或冒憲典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于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禄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

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
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較不
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天聖九年詔復郡縣職田
臣按職田之設最為近古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
田王制夫圭田無征蓋于制祿之外所以厚賢而
不征其稅也周禮載師任土之法士田任近郊之
地官田任遠郊之地鄭注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

所謂圭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王制制農田百畝庶人在官者之祿以農之上下為差與孟子同李氏曰庶人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職田者其即古士田官田之遺歟先王之于人也既勤其身則必厚其禄于俸禄之外有職分之田法之至善者也晉百官志諸公以下至尚書令太子二傅並給菜田魏制諸宰

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隋唐京外官皆有職分田
開元間停給旋復舊制宋天聖間有詔罷職田悉
以歲入租課送官其數上三司計直均而給之令
未下而復給仲淹上疏論其不可罷即此時也乾
道紹興之後此制相仍暫罷且復元成宗時鄭介
夫上言隨朝大小官及各處行省宣慰司皆樞要
重臣既無所取于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何
足養廉宜盡取元撥職田合收子粒錢糧官為收

貯將中外人員差等而普及之介夫所請行之法即天聖間欲罷職田而計直均給之法也在職田未廢之時則雖計直均給而仲淹以為不如古制之善在職田既廢之後則介夫所論官為收貯差等普及猶足以示優恩厲清節也明初勳戚之臣皆賜官田以代常祿既令賜田還官給之本色其後與文武百官米折兼支惟西寧侯宋晟祿米遞年坐戸支給則王府之有莊田功臣之家有祿糧田

蓋出于恩賜而非常法而京外官職分田永廢并其名而亡之矣又隋唐于職分田之外又有公廨田蓋職分田以給其人之身其頃畝多寡論品級公廨田以給衙門公用其頃畝亦視衙門為等差論者或以所在官司田租參錯不均或交競于差遣之時多取于收斂之日或以公廨錢出舉收利煩擾百姓則欲一切罷之而仁厚之君忠計之士卒以為不可廢者君子厲固窮之節固不以貧窶

或渝也中人之性仰事父母俯畜妻子有所取資其以是而益勉于職事者衆而必不反藉以營私也若夫谿壑可盈小人之慾不可厭以所養廉之具啟其不廉之心者容或有之古之時選舉公而黜陟當則必不以小人者充于列位審矣又何患于有是哉

金世宗時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憒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常

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乃來

臣按不遑將母人子之私痛也況有疾病乎世宗可謂能體其臣矣親疾不可不侍也則居喪豈可以奪情哉誠出其心耶其視直長有餘媿矣不然則徒傷其心而職事亦不治也又何取此憒亂之臣乎哉

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今官于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

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一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命中書省議行

臣按古之仕者各于邦域之中固未嘗因官守而廢定省之節也聘頫之事行役之勞而曠年累歲

者希矣楊柳雨雪不過自春徂冬也我行永久不過千里之鎬也而勞還之詩探其父母之情而發其忠孝之志先王之待臣下所以憫其勤苦而慰其憂思者至也豈若後世四方之士官于中朝其親在數千里之外而十年不得省覲者乎宜依古律所載而寛其給省之期計其道里之遠近而為之限制或歲一給省或間歲一給省或三歲一給省給省者若干日則間歲者倍之而三歲者再倍

之其詐冒假期既與詐奔喪者同罪則匿不省覲亦當與匿喪不報同科稍變通于今律之外其于孝治豈無少補哉

以上體臣工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六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七

天子之孝

重守令

臣按古之比閭族黨之治一人一家之治也元后作民父母武王以之首泰誓天子作民父母箕子以之終皇極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燕饗諸侯之樂也其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古之天子之

六鄉六遂外而五等諸侯之國皆以比閭族黨之法治之自下而上轉相尊也自上而下彌相親也鄉之六行則首孝行鄉之五刑則重糾孝此所以服天下也今之郡守縣令其地大于古之牧伯矣而比閭族黨之規模雖不如古而其實猶存其名特小有異同也重比閭族黨之教化責其成于守令則猶之行古之道矣古之五等之君重于廢置故專制于國以病其民封建所以卒不復也而令

之郡守縣令特以簿書期會之不時紛然變易雖

有賢者亦不暇以施其教化也則比閭族黨之名

實雖不甚遠于古其能使里正鄰保之屬書人之

孝友睦婣任卹敬敏耶使郡守縣令得行其志以

盡其為民父母之職而後比閭族黨之教化行焉

則孝治之成可跂而待也述重守令

國語晉語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賦稅乎抑

為保障蔽扞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

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臣按古之宰一邑者其人民土地之衆寡大小遠不逮于後世之縣令也然而古之邑宰皆得自行其意以為其邑之政如子賤之于單父子游之于武城其于敦教化美風俗固已行于一邑之中而非有官司之督促文法之拘牽則其視後世之吏誠易以為矣尹鐸之請曰以為保障乎以為繭絲

手若曰為保障則吏或𢿱課為繭絲則民將轉徙固無兩全之術也既已得請于簡子則亦可以自行其意而損其户數以寛民力此固後世之吏所不能為亦不敢為者

秦孝公時商鞅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綰言燕齊荆地逺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王所封

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逺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闘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臣按封建郡縣之得失朱熹所謂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在得人者盡之矣記曰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如以賢則繼世之侯先德猶在君民之勢相親利害之情易達固不同守令之有代更雖有賢者亦不得而卒其功究其用也如其不賢則去之惟恐不速而繼世之侯固無如之何古者蓋有貶地削爵之制又命官監于其國以夾輔之使不至于病民而已王室衰諸侯僭狝焉啓疆者則固無以禁之也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成周之初一千八百國則其併吞之勢豈待春秋

戰國哉商鞅之行于秦也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至于始皇初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蓋罷侯置守在并天下之後而縣令之官則商鞅時而已然也然而縣之名蓋不始于此周官小司徒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又司馬法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也其後楚滅陳蔡皆以為縣主之者皆僭稱公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

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而以司馬彌牟等為縣大夫蓋晉楚所為縣者其諸異于小司徒司馬法之所為縣者也然則封建之易而郡縣者因勢利導不得不然固不可以秦人之法而復議之者也然而秦人之分郡縣則是而秦人之所以置守令則非也非守令之不當置而守令之職徒以簿書期會而不在于風俗教化則非也頭會箕斂深文巧法非古之所謂廉善廉能者也欲以愚其民而

民日愈以詐偽欲以靖盜賊而盜賊滋多秦俗之弊至于德色耰鋤誶語箕帚人倫之道斁天德之恩絶當此之時為守令者蓋非刻深殘苛慮無以勝其任也先王之制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使司牧之豈若是哉司馬遷作史記列傳創為循吏酷吏之目並列于書蓋亦有感而云然也夫吏之溺職稱職惟上所命之而已所務在于簿書期會與所尚在于教化風俗固不可以同日語也督責之以

簿書期會而期望之以教化風俗不亦難乎此治天下者所以貴於審所尚也所尚既定又在得人得人之道在于教養人才人才之盛衰郡縣之治亂之所由也先王之世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牛羊倉廩官司之賤皆其良也又豈若後世有百里者相環有千里者相接而不得一賢守令哉然而教養人才之本固不可以他求者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養之以學校董之以師儒勸之

以孝弟廉節有恥之誼而體之以忠信使夫人才之盛惟所用之而無今不古若之歎則守令固不患于不得其人而天子大臣固無俟鰓鰓然以郡縣之不治為憂矣如是而慮其新故送迎之擾簿書緣絶之奸則久任之法可行也慮繁劇之難辦人地之相宜則調繁調簡之法可行也慮上下之睽孤也則延見訪問宴之朝堂其法可行也慮名實之不相稱也則採訪之使觀察之使其法可行

也慮資例之不可執也則令大臣薦舉及廉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守令之官之日中書吏部詢事考言進退其才不肖其法可行也慮勸厲之無其術也則璽書褒美禮帷寵異擢為公卿其法可行也慮詿誤者不能盡其材也則明其本末先後之序持大體寬小過增祿秩其法可行也慮其布衣新進之官之日有所假貸也而予之以道里之費其法可行也凡為前世已行之法所謂昔人已

試之方補偏救敝猶之因病用藥非罷侯置守之後三代之治遂不可復也

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

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

臣按漢法丞相皆為列侯而二千石爵或至關內侯則刺史守相之與公卿未達一間耳使刺史守相人人思勉于職事以自致于公卿之選拜官之日輙親見問雖欲不為循吏其可乎後世往往重內輕外其人亦多分甘棄置憂文網之見及而無賜金增秩之榮此兩漢吏治所以獨隆也

潁川太守黄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閒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毫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臣按穎川之政近于靡密煩碎然皆民間之事而官為之經紀所以成就安全之者正在于此異于賈生所云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也去泰去甚不易許丞可謂長者非如尹翁

歸之在東海披籍取人警動耳目以得名譽也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疏曰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于睚眥覆尸之禍成于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

州宰不覆競共辟名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横調紛紛不絶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

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䇢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

臣按左雄之疏因言漢世二千石久任所以致治而極論轉徙無常上無久志下不安業及一切寡廉鮮耻冒功避罪損政傷民之故可謂明白剴切

迹其弊固千古一轍者乎夫欲吏之久任而不寛其負算不增其秩祿則催科撫字奚途之從終窶且貧鮮克自振未有收循吏之效者也

太史令張衡對策曰邦國守相剖符寧境爲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爲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民父母使嗟號也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况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

臣按古之良吏有甘棠之愛于民則去官之日如失父母蓋有伏闕庭而守轅轍者黜陟之際固當因民之情問其治行之何如而不但以課税為殿最也至于小過尤所當赦一事之詿誤亦何損于大體而奪百姓之所便使其人無自新之路非愛惜人材之道又況煩文密網為吏之所不及避者乎

獻帝時杜畿治河東務崇寛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

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臣按杜畿之治河東觀其設施次第富而能教安不忘危古之循吏也然非十六年之久則必有所不及為者矣且夫守令之于民有所興革固當以漸移風易俗固未可取必于歲月之間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為吏者固當以久道化成為期

如其不然則寧有所不及為而不敢以求治太急為善近名貽笑後人也

魏延興三年春正月詔縣令能靜一縣刼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禄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臣按此亦必不能行之法也將務為教化以息盜源耶則必有外户不閉路不拾遺之風而後可以言靜也雖使之宰天下可也豈直兼郡縣哉如其

以斬捕追討為功也于什百人中而漏一人于一二年中而間一發固未可以咎長吏而以彼為功必以此為罪也賊殺不辜者衆而匿不以聞者往往然矣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内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臣按古之鄉舉里選之法出使長之入使治之即以鄉里之所舉為之師長故人情莫不便且安之而所舉之人中和孝友藝能兼備舉之者出于至公而無有濫也今若但于選人之中達官舉奏堪任繁劇者不次銓補亦可以使長才不歎于廢滯而保任得人與否又以觀其知人之明也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宴新除縣令于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臣按縣令疏遠之臣然而于民則彌親為寄則至重宴之于朝堂之上既以寵異而又有以戒勉之此開元之盛所由致也若明祖起事之初州縣官之任給道里費亦曠典也

肅宗乾元元年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

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權重難置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一年曰采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臣按諸使之名不一其罷置不時要即古者封建諸侯之有方伯連帥也天下之利弊固不能以徧知天下之守令固不能以徧擇杜甫和元結舂陵

行序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方伯萬物吐氣天下小安可待蓋此十數公者誠天下治亂所關也貞觀中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名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旨哉乎程子之言曰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

于守令之賢否然而大吏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大吏之本也為大吏者果能潔已奉公正身率屬則大法小廉守令則而傚之自不敢殘民以逞而知人善任慎簡大吏無以非才濫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代宗大歴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

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廼不仁如是乎貶滉南浦尉計澧州司户而不問滉

臣按凡奏報災荒者言之雖或過其實然意在急于救民不損猶應言損溥哉仁人之言也為縣令者顧安可以阿度支之旨憚按視之勞而失字人之術以自取戾乎推此言也亦足以使為令者無

有不行其志者矣

德宗時陸贄論長吏以增户加稅闢田為課績其畧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遊賦役何異敺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

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税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見戶比校殿罰亦如之

臣按陸贄所論增戶加税闢田其弊至于傾奪鄰境令土著之人代惰游賦役蓋戶口實未增田地

實未闢徙令土著之户包賠荒地之税多者增秩少者紀功里民廹于官長之威不得不應追呼急切反致轉徙大抵鄰境所招集之新户即此等之逃户其所以輕棄故鄉者非謂適彼樂郊民之攸曁也以墾荒之初例不起科鹵莽而耕歲入雖薄皆其所有及至全科其税之日則又轉而之他雖還舊土却為新户流移初復便當見優此皆包賠之累驅之使然長民者雖以是得最課其能無愧

于心乎

宋真宗時魯宗道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别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才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

臣按臯陶謨言在知人在安民能哲而惠蓋必知人而後民安也而其所以知人者則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蓋取人者不可以徒徇其虛名而不究其實用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也宣三德者有家敬六德者有邦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而民無不安古者用人之道其詳且慎也如此非如後世之考任歷格一概銓除也郡守縣宰即古之有家

有邦者也宰相銓部果知其人之有某德某事乎守宰之至宰相之門則謁者如鬼主人如帝安望其延至中書詢事考言以進退其才不肖也吏部之于選人但有記籍更無註擬雖有清通簡要之才識蓋無所用之也于未任之前雖劣下之品無所擯斥于既任之後雖肆應之才亦不免于處分矣如此乎其輕守宰也守宰顧安得而不自輕乎欲以治安百姓難矣宗道之言誠為切于世務者

也

仁宗時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二丞郎官中選强斡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

范仲淹又上書言古者内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一以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

守宰得人若守宰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臣按富范歐陽皆欲以黜陟守令責成方岳蓋亦以徧知守令之賢否則難而妙簡方岳之廉能則易也但守令親民之官待其不任事而後方岳得而按舉流毒已深其民何罪若復一切例除不知選擇則按舉紛然而吏治終不得其人也

仁宗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

失職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才獨少而世變殊哉殆

不得久于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

禁奸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遽難責效欲終厥功

其路無由自今知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績尤異而

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舉將政績實狀以

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再任

臣按宋文帝時守宰以六期為斷元嘉之政江左

莫尚焉厥後變易舊制以三周為少滿而遷換去

來又率不及三周宋之善政于是乎衰大抵重改革者必于治朝亟易置者必于亂政守令之當久任也前代詔令奏疏累言之矣然其所以不得久任之故則或因遷轉或以貶黜遷轉之速皆由本人自欲規避事端夤緣奸利如明臣李夢陽所論小轉更調法愈巧而官愈廢者也貶黜之多則以功令太嚴條教太密勤撫字則見謂迂儒拙催科則當書下考求盜密于沈命漢武帝作沈命法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

捕亡甚于僕區僕隱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見左傳固已有席不暇煖之勢而上官又從而瑕疵取求焉雖有智者亦無能自全矣使貶黜之吏及于寛政則人人得展其才固不必無循卓者出于其間也况于增秩賜金儲之為公卿之選人情所榮又豈必以遷轉之速為得計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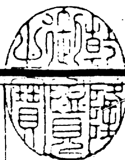
光宗詔曰朕惟為政之道莫先于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厚賦頒宣寛條嘉與四方臻于安富郡守縣令最

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有政平訟理之效令采之人言乃聞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趣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于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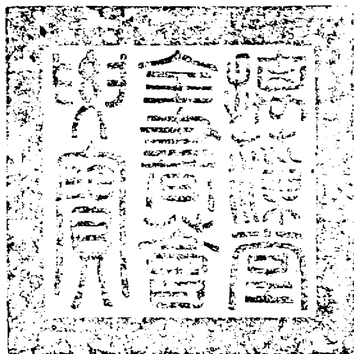
臣按宋光宗此詔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有漢文帝

之風但欲吏之不以掊克督趣為能惟有寛其負課之罰不然則朱熹所謂雖戒飭州縣不過虛文而已

以上重守令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萬　宣